GWOYEU JOUKAU

ㄍㄨㄛㄩ ㄓㄡㄎㄢ

國語週刊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

（本刊通訊處：北平府右街中南海）

第二七五期　　廿六年（1937）一月十六日

「國語辭典」編纂的經過

（國語辭典序中）

黎錦熙

民國六年（1917），我在教育部會提出一個國語研究調查之進行計劃書，內有「國語辭典之編輯」一項；民八（1919），部中採用這個計劃，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劉復又提出「編纂國語詞典案」，議決：通過。民九（1920）就在會中組織了一個「國語詞典編纂委員會」；到民十二（1923）才成立一個「國語詞典編纂處」，因這幾年教育界正鬧飢荒，編纂經費無着，只稍稍蒐集材料；到民十五（1926），飢荒鬧得更緊，但會中偏把這件事擴大起來，因為「忽然打算要對於中國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因而不能不給四千年來的語言文字和牠所表現的一切文化學術等結算一個詳密的總帳，以資保障而便因革，則具體化的工作惟在辭典，惟在『大』辭典；『國語』又嫌流於狹義，就叫『中國大辭典』吧！」（見國語運動史綱頁二〇〇）於是「國語辭典編纂處」，到民十七（1928）就改為「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了。

二十年前（民六）我所計劃的「國語辭典」，到十二年前（民十二，十三）教育部的國語會開始蒐集材料的「國語辭典」，和現在出版的這部「國語辭典」名稱固然一致，而旨趣也是一貫的；但民十七把牠改名為「中國大辭典」，則「規模務求大，材料務求多，時間不怕長，理想儘高遠，全然學術化了」（見同上）。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成立的第三年，民十九（1930），處中「蒐集部」和「整理部」的基本工作已略告一段落，我想，這部中國大辭典的成書期限既須二十年，這二十年之中，我們也不可不顧到語文教育上目前急切的需要，於是增訂編纂處的組織大綱，在「纂著部」的中國大辭典本股之外，設立了四個特股：一曰「民衆辭典股」，蕭迪忱先生（家霖）主之；二曰「國音普通辭典股」，汪一厂先生（怡）主之；三曰「大學辭典股」，劉半農先生（復）主之；四曰「中法辭典股」，劉朗銘先生（毅）主之。（見國語運動史綱頁二一〇，三五三。）同年又制定出版合作章程，凡特股所編的辭典，都須與其他文化學術教育或營業機關合作。

汪一厂先生主辦的國音普通辭典，就是現在出版的這部國語辭典，當時照章定約合作的機關就是商務印書館。其名稱和編輯要旨，在民十八（1929）即已預有規定，民十八年度第一次報告書云：

> 將成工作：　國音普通辭典：
>
> 此係中國語文中普通單詞，複詞，或習用的成語之總彙。即就搜集部抽屜中已整理之卡片，合併其重複者，選定其「常用」「間用」之詞，及「罕用」而須備查考之詞，汰其絕對不用或不成詞亦非習用的成語者，逐詞注音（國音字母兩式併用，其音變及音節重輕則用符號標明），作為正音之標準；附以簡明必要之注釋，凡高級中學以下各科術語大都採入；務求簡而不漏，淺而不陋。此種普通辭典，乃大辭典之椎輪，大辭典未成書之前，可供教育界檢查之用。惟其主旨在於正音，故於義訓變遷，語源考證，則不詳敍，雖於學術界無多貢獻，要有勝於坊間之普通辭書也。

現在名稱雖改，但這編輯要旨是始終一貫的。這個報告還在民十九設立特股以前，而列於「將成工作」者，因為民十八就已經着手了，只是由搜集部的人員兼任這項選註的工作，原打算在一年之內成書的（現存初稿一部分的稿定本在國語文獻館）；旋因搜集來的基本材料，依國音次序而整理者，陸續添加，難於捨棄，才決定延後一年；到民十九年度，特設股，合作成，專負責，然後於民二十（1931）開始正式從事於編輯。

商務印書館的合作契約是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訂立的，約定一年成書付印，民二十（1931）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的第十次常務委員會，曾依本處出版合作章程第十四條之規定，議決此書將來版稅，作推行注音符號及國語速記之用。不料民廿一（1932）上海一二八事變起，商務印書館總廠被燬，不復能照約預付版稅，於是國語會的第十六次常委會，議決由會設法暫墊，維持工作，旋於第十八次常委會報告，上年度大辭典本股所減省之薪額約二千元，悉移墊作國音普通辭典工作費用。但此時國難嚴重，華北緊張，經費不能照支，搬遷復有明令，而此股之特約編纂員，却有願審無私，照常工作的，誠可感也！到了民廿二（1933）下半年，一切稍復故常，國語會的第廿五次常委會，議定從九月起，國音普通辭典股恢復工作，由會開支。到民廿四（1935），又於原有之特約編纂員外，再招考大學文科的畢業生為專任編輯員，定額兩名，而報名者幾及二百，終聘四人，加緊工作，以迄于今。

這一依照與商務印書館訂立一年成立的合作契約，其初稿實已於民廿一夏粗告完成；自民廿二秋以後，更就本處編集部續增的材料，從頭補完，逐詞審改。不料民廿四（1935）中央政費緊縮，國語會的經費不復列入廿四年度的預算了，於是教育部把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改為國語推行委員會，另行籌備工作金，指定這部書的編校印行為主要的工作，俾兩年之內完全出版。並決定將全書分做四冊，第一冊起「ㄅ」迄「ㄊ」，從第一本，先行付印。

這第一冊是今年（民廿五）一月付印的，因為印刷上注音符號的鑄模工作，略有耽擱，所以到現在才印成。當付印時，趙元任先生來信提議改名，因為民廿一部頒的國音常用字彙，名稱有點兒彆扭，以致一般人仍舊只知道民十所頒，現已廢止的國音字典；現在這部書又叫做甚麼「國音普通辭典」，未免囉唆如故，而且內容是以國語的複合詞為主，並非僅在單字上注定國音的，於是汪一厂先生和我商量，決定恢復舊名，題為「國語辭典」，簡單明瞭，其來有自。

始終主持這部國語辭典的工作者為汪一厂先生；我雖董全處之成，而對此書心貢獻實少；趙元任先生曾從事校訂，錢疑古先生亦參加意見。實際上担任編輯工作的同仁，民廿二以前為徐一士先生，彭心如先生，遠嵩笙先生，羅林章先生，陳文先先生，王鑛亭先生等，而徐彭兩君實始終其事。民廿二以後，始照本處規程第二章，將以前之「委託」制改為「專任」制，孫崇義先生和徐世榮先生，傅介石先生，安文倬先生，孫培良先生先後來任職；而大辭典本股的王述達先生，陸秀如女士，張蔚瑜先生等也曾兼任一時。這篇卷尾所列的編輯人表，以現在的專任編纂員為限，所以略敍於此，以備顛末。

同吳俊升先生談談國語羅馬字

王玉川

（四續）

再就漢字方面說，據錢玄同先生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漢字革命那篇文章裏邊說：「說文九千餘字中，據王筠的文字蒙求所列，則——

象形字，一六四個；

指事字，一二九個；

會意字，一二五四個。

除此以外都是形聲字了…………說文以後的漢字，形聲字占了最大多數，會意字極少，至於象形字和指事字，除了傘，凹，凸，等三數字外，簡直是沒有了。說文以後，文字日見增加，經過了一千六百年光景，到亡清修康熙字典的時候，共有四萬餘字。」

從錢先生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知道三點：第一點是漢字的總數截至康熙字典時代是四萬多字。第二點是這四萬多字之中，有完全沒有讀音標識的字共一六四七字。第三點是這四萬多字之中，有形聲字三萬二千多字。又據現在許多學者的研究，普通常用的字是四千多個。以四千多比四萬多，恰可成十分之一的比例。如果按這個比例數推想，在這四千多常用字之中，完全沒有讀音符號的字，當有一百六十多個。形聲字，當有三千八百多個。如果學習漢字，只要學會這一百六十多個字，那其餘的三千八百多字就不用特別學習，像吳先生說的可一望而知其讀音，而且根據了它象示意義的偏旁就能够「望文生意」，那自然學習漢字也並不比拼音文字格外困難。可是事實上，形聲字並不這樣簡單。形聲字的音符，並不是一種拼音制，而是拿整個兒的音節字做了音符的。全部漢字的音節統計起來一共是一千三百多個，就是所有的同音字都用一個音符字表代來計算，至少也得有一千三百個音符字。這一千三百個音符字，必須特別學習，那是必然的了。這已經就比拼音文字難了七倍以上。何況實際上形聲字的音符並不是那樣合理化的，那一種同音字的音符也都不止一個，有的多至七八個，例如：

禦的音符是御	榆的音符是俞
馭的音符是又	娛的音符是吳
譽的音符是與	
浴的音符是谷	扶的音符是夫
域的音符是或	符的音符是付
慾的音符是欲	浮的音符是孚
蔚的音符是尉	拂的音符是弗
盂的音符是于	袱的音符是伏
諛的音符是臾	箙的音符是服
漁的音符是魚	福的音符是畐
愚的音符是禺	縛的音符是尃

而且這些音符並不能隨便互換，例如榆只能用俞做音符，不能用其他任何一個。假如寫做杅，棫，櫲，楔，或楰是絕對不行的。浮也只能用孚作音符，假如寫做泆，泭，沸，洑，㳇，湢，或溥也是絕對不行的。所以凡謂帶有讀音標識的形聲字也還是要一個一個的死記，別無其他妙法，就這一點說，漢字比拼音文字之難學又不知多到多少倍。而且形聲字的音符也並不像吳先生所說，可一望而知其讀音，那尋乾脆。例如：疤，爸，靶，葩，耙，肥，這六個字音符都是巴吧？可是這一個音符的字就有六種讀法：疤念 ba，爸念 bah，靶念 baa，葩念 pa，耙念 par，肥念 feir。又例如玻，被，坡，婆，破，披，疲這七個字的音符都是皮吧？可是玻念 bo，被念 bey，坡念 po，婆念 por，破念 poh，披念 pi，或 pei，疲念 pyi，同一音符的字却有七種不同的讀音。又例如，碑，婢，牌，脾，四個字的音符雖然都是卑，可是碑念 bei，婢念 bih，牌念 pair，脾念 pyi，也有四種不同的讀音。又例如，柏，怕，拍，粕，舶，五字，音符儘管都是白，可是，柏念 bae，怕念 pah，拍念 pai，粕念 poh，舶念 bor，也都各個不同，在這二十二個形聲字裏邊除了三個字（疤，疲，碑）的讀音與音符字完全一致外，其餘十九個字的正確讀音，不是一個一個地跟着老師學，就得一個一個的翻字典去查，決不能一望而知。由此看來，與音符不一致的形聲字是常態，而與音符一致的形聲字，倒是例外了。況且這些字當中，哪一個可以照音符的讀音念，也並不能一望而知，可見所謂形聲字的讀音可一望而知者，也不過是吳先生的想像願望而已。事實上那一個字不經老師指教或不查字典，隨便念起來也絕不保險。這比起國語羅馬字的讀音來，真是相差百倍不止。

而且有許多形聲字的音符字，並不都是常用字，例如：

撲的音符是菐	憤的音符是賁
拔的音符是犮	瞬的音符是舜
博的音符是尃	膠的音符是翏
駁的音符是爻	犧的音符是羲
倍的音符是咅	梔的音符是卮

這些字的音符既然不是常用字，那麼它的表音作用，也就差不多等於零了。這種的形聲字究竟在全部形聲字中佔怎樣一個百分比，作者不敢妄揣，但是無論有多有少，它總也可以拿來做為否定吳先生所說，形聲字可以一望而知其讀音的另一部分事實。

從以上這兩方面的分別研究，我們就可以知道拼音文字和形聲字在形體標音這一點上，雖然在表面上彷彿相似，可是在實質上二者的優劣之分與夫難易之差，又何啻天淵之別，霄壤之分！

——未完——